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一六一一號　（今日一張售五百元）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三四一七號　上海市警察局新聞紙類登記證第二六四號

發行人 匡開萬　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江西路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時代日報 四月份合訂本 發售 每本售九千元

今日獻映 蘇聯鉅片 金門 波蘭復國血淚痛史

片上印有中文 一人扮演七角

秘密客

秘密客大鬧公堂！假警長執法劫場！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雜誌（以法幣計算）

[illegible]

四平外圍戰事激烈
秦皇島受共軍包圍美軍撤退
豫北國軍撤退安陽外圍據點

〔本報綜合報導〕進攻長春及吉林之共軍，與當地守軍形成內搏狀態後，長春方面之一部分共軍，開始繞道南下，二十四日下午已佔領四平街車站及機場，以及周圍所有村鎮。據合衆社訊，二十四日國軍飛機出動轟炸，協助四平國軍陸上部隊反攻，奪還西郊之飛機場、東郊之軍站。現外圍戰事正在激烈進行中，據觀察家推測，共軍有一鼓攻下四平與公主嶺之企圖，以使長春與瀋陽間斷絕聯絡而陷於孤立。據中央社長春二十六日電，該地繼續動員市民控制戰線，由邊緣至核心，均層層設防，由個別之據點，連結成無數連環狀防線，並以各兵種進入陣地演習，形勢仍甚緊張。

二十二日夜再度進攻北戴河之共軍，雖於二十三日晨退去，但對於秦皇島之包圍仍日益加緊中，駐在該島之美軍三百餘人，受共軍包圍之壓力，已經分乘登陸艇三艘撤退，尚有一小部分物資未及撤去，共軍是否已經進入秦皇島，現尚無確訊。

山東方面淄博棧共軍集結十萬人，據一般觀察有醞釀沂蒙山二次大決戰之態勢，可以膠濟綫爲中心之戰事亦仍在醞釀中。

又豫北安陽方面之戰事，據中央社新鄉廿六日電：安陽城南之外圍據點三里屯國軍，已自動轉移安陽城關，該地遭共軍猛攻一星期，戰鬥之烈，爲安陽保衛戰展開以來所僅見。

參政會第十一次大會 紛紛質詢當前學潮
薛篤弼報告水利・張厲生報告內政

〔中央社南京廿六日電〕參政會第十一次大會，廿六日上午九時舉行，李璜主席，繼續教育質詢，發言者有潘朝英、黃宇人、謝明哥、王亞明、周謙冲等十餘人，紛紛就當前學潮，質問教部處理此事之基本態度與方針。此外如會考總考，男女分校，扶助私立學校，注重邊疆人才，普通學校教育等，亦多所詢問。朱部長繼口頭作答，對有關學潮之若干個別問題，曾予分別解釋謂：學潮原因不一，教部仍本和平方法處理。

〔中央社南京廿六日電〕參政會廿六日上午舉行第十次大會，繼續對教育報告，提口頭詢問，并聽取薛篤弼部長之水利報告，出席參政員二〇四人，李璜主席，張其昀、伍智梅等參政員所提書面詢問十餘件，繼有薛明劍、馮景常等參政員分別作口頭質詢，詢問中最多者，當爲堵口復堤一事。

〔中央社南京廿六日電〕參政會今日下午三時半，舉行第十一次大會，由內政部長張厲生作內政報告，分爲七點：一、地方行政人員之督導與地方自治之推行，二、民意機關之完成與本部依法指導改進事項，三、警政改進與實況，四、戰後都市重建之實地堪查與輔導，五、加緊推進戶籍行政，六、加強禁絕烟毒，七、各項設施所受共黨之影響。

燕大北大六十三教授 宣言同情學生運動

〔聯合社北平廿六日電〕燕京大學教授三十二人，今日發表宣言稱：學生反內戰反飢餓運動，係使政府政策不能使人滿意，及經濟紊亂之自然結果，政府應採用和平手段勿以武力壓制學生運動。彼等對學生所抱目的表示同情，但並不贊成罷課。請全國各大學教授聯合作和平運動，以完成反內戰反飢餓之共同目的。北大教授三十一人，日前已有同樣宣言發表。

美國貸款 建廣州港

〔聯合社廣州廿六日電〕廣州灣發展計劃，已列爲美國五億美元對華放款用途之一，將使其成爲華南重要海港，並建築鐵路，以與廣西省及廣大之西北聯絡。廣州灣一旦成爲深水港口及鐵路終點，必將日趨繁盛。市政府擬先開辦自來水廠，其發電廠亦需加以擴充，希望美國及其他外商均將投資於此項工程。工業方面，內當地魚肉價廉，將注重提倡罐頭業。

義失業激增

〔塔斯社羅馬廿五日電〕據官方統計，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義國有二、一七七、四八九失業的人。五月份，登記的失業人名冊中，又增一〇一、一六八名。義大利北部失業者尤多，據同一方面的統計，工業方面有六七〇、〇〇〇人失業，農業方面有一一九〇、〇〇〇人失業。

義新閣仍難產

〔法新聞社羅馬廿五日電〕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喀斯貝里奉命組織新閣，本日繼續與各政黨洽商，旨在打開現行政治僵局，但仍無眉目，因此新閣仍在醞釀中，喀斯貝里本日曾與自由黨，社會黨保王黨及共和黨領袖商談，結果若何，尚不難逆料。

挽救政府危機
法總統理赴各地呼籲
電力煤氣工人罷工

〔法新聞社法國亞納西城廿五日電〕法國總統歐禮和出巡阿爾卑斯山一帶法國以前抵抗運動之據點，本日在此間發表演說，籲請全國人民保持信心與忍耐，以協助國家之復興。

〔法新聞社法國揚城廿五日電〕法國總理賴馬迪於本日抵此間之後，發表演說，籲請全國人民協助政府當局進行法國之復興工作。

〔聯合社巴黎廿五日電〕電力與煤氣工會今日藐視政府法令，宣佈於二十八日罷工二十四小時。總理賴馬迪爲避免公用事業之停頓，曾於昨日簽署命令徵用國營煤氣與電力工業。消息靈通人士稱：賴氏決使此一命令，不致成爲具文。

羅國工業 國營五年

〔聯合社布哈勒斯特二十五日電〕羅馬尼亞國會今日批准法案，規定於今後五年內全國工業槪歸政府管理。此項五年計劃將使全國工業之每一部門，自購買原料以至出售製成品，均歸政府管理。一般人雖承認此種計劃爲應付戰後局勢與旱災所必需，但保守派中等階級則表示反對。政府派自由黨外長泰塔勒斯科部未參加表決，以爲此事損害私人財產權利。

巴西調停 巴拉圭內戰

〔塔斯社巴西京城二十五日電〕巴西提議作巴拉圭總統摩里尼哥與革命軍之間的調停人以後，巴西大使利馬即於五月二十二日赴巴拉圭。利馬奉命進行這兩交戰團體之間的談判。

美蘇朝鮮聯委 發表首次公報

〔聯合社漢城廿六日電〕美蘇聯合委員會討論朝鮮臨時政府問題今日發表公報稱：會議停頓一載，已於上週恢復，此後至少每星期可發表公報一次，是爲與一年前聯接之第九次公報，內中詳述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議定程序，並稱：委員會曾考查新聞界報導會議進行之最佳方法問題。鑒於朝鮮及各國人民，均有儘量接悉聯合委員會協助成立朝鮮臨時政府工作之權利，准於解決每一問題後，聯合發表詳細公報，每星期至少一次。兩國代表團團長並有權與新聞記者作非正式會晤，告以可與公開之一切事實。美國代表團長上星期五曾招待記者，蘇聯代表亦已表示日內將舉行記者招待會。

希機掃射阿農鄉 阿向聯合國抗議

〔塔斯社地拉那二十五日電〕阿爾巴尼亞政府首長電告，因希臘空軍侵犯阿爾巴尼亞領土，希機於空襲期間以機關槍向阿爾巴尼亞鄉村掃射，昨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強硬抗議。略謂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三架希臘飛機，侵入阿爾巴尼亞領空達十五公里，在科奈薩村，塔拉特，及斯科羅奇，與查左瓦各地區上空，盤旋四十分鐘之久。一希臘飛機下降到一百米的高度，就用機關槍掃射哲巴村和查克索瓦村，並掃射在阿爾巴尼亞的牧人。一個牧尼村一帶的牲口和阿爾巴尼亞的七十歲的老頭子和一個十七歲的少女中彈殞命，另有八個女人和孩子[illegible]

馬歇爾力謀通過 駐兵外國・出售武器

〔聯合社華盛頓廿五日電〕美國會中現有關於對外事務之法案四件，國務卿馬歇爾今日表示，力謀於六月三十日前使之通過：（一）美國加入國際難民機構爲會員國，該機構現準備接替善後救濟總署照料流徙人民之責任，此案已獲參院通過，（二）留駐中國與伊朗，並使戰時代表團繼續派遣海軍代表團至他國，此案尚在國會各委員會討論中；（三）修改中立法案，俾將武器給予友好國家，國會對此案尚未採取行動；（四）保持「美國呼聲」播音及其他對外新聞活動，衆院定下週討論此案，參院尚無行動。

英工黨年會 主席號召建立和平

〔聯合社美國馬蓋特廿六日電〕英國工黨主席兼工黨政府航空部長諾爾倍克今日在工黨年會致開會詞，號召英國政府率先在世界各國人民間，樹立年輕與信賴之新關係，據稱：「英國內部困難問題，苟與世界所遭遇重大問題相較，實甚渺小。當前重大任務，乃在堅定基礎上建立和平」。

挪工黨共黨 準備合併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電〕「真理報」今天發表挪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工黨與共產黨合併的決議案。決議案中稱：中央委員會，認爲必須擁護共產黨各地方組織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中央委員會並聲明準備實行一種組織上的合併，參加兩黨合併的代表大會，建議在代表大會開幕前，在兩黨的一切組織中進行討論合併的綱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工黨中央委員會提出建議，立刻召開工黨與共產黨中央機關的一切代表，以便討論與準備代表大會有關的諸問題。

美教友憂國
要求促進對蘇了解 抗議政府軍事計劃

〔塔斯社紐約廿五日電〕參加五月二十日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舉行的北浸禮教會年會的四百代表，通過決議，呼籲各教會作特別的努力，以促進對蘇聯的了解，在美俄研究所內與教會委員會積極合作。年會並通過另一決議，抗議美國國務院政策，即：「爲了保護私人在外國的投資」，而擬定軍事計劃與帝國主義方案。」決議案中也反對實施普遍強迫軍事訓練，力主停止公立學校中的軍事訓練，對於美國限[illegible]

英工程聯盟 請改外交政策

〔塔斯社倫敦二十五日電〕英國建設工程聯盟代表會議，在蘇格蘭舉行，通過決議，要求政府立即變更政府外交政策，實行「與歐洲各國友好的實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illegible]

英國將成爲 美基地樞紐

〔法新聞社倫敦廿五日電〕英國鐵工聯合會秘書長即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委員蓋特納，頃在馬蓋特會議中稱，英倫三島，可能變爲美國包圍全世界之基地網之樞紐，英國若再向美國要求貸款，則華爾街金融家所加諸英國之條件，將使英國之政治及其經濟完全受美國資本主義之役使，目下美國對正向將英國逐出世界市場之途前進云。

麥帥暗中支持 片山着手組閣

〔聯合社東京二十六日電〕新任首相片山哲今日著手物色閣員，以向之交換合作條件，據社會黨發言人稱：新閣得麥帥暗中支持，可望於二十八日組成。片山今日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感謝麥帥昨日發表之聲明，稱之爲「充滿善意與鼓勵之辭」。社會黨以審慎態度試組其首屆內閣之時，仍待保守自由派民主兩大黨表明合作態度。自由黨尚未切實表明其政策。民主黨二部份黨員對於是否參加聯合內閣，亦尚未決定。

本市新聞

市參會昨揭幕 今舉行第一次會議

〔本市訊〕第一屆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昨晨九時半舉行揭幕禮，出席參議員一五〇人，來賓除吳市長及市府各局長外，尚有方主任委員，錢監察使，師管區李參謀長牧良，各區區長等，開幕禮中潘議長公展及吳市長國楨相繼致詞，一致強調國家統一和平，上海秩序安定之必要，參議員吳玉書致詞中，並代表工商界反對中央發行短期高利庫券，請中央各項決策，應顧念地方生計。禮成後接開預備會議。參政會定今日下午三時舉行第一次會議，市長報告施政及進行對民政、警察、社會、財政、地政等之質詢及答覆。

市長親臨交大調解 被捕學生昨釋放

〔本報訊〕交大學生自治會於前晚六時舉行晚會，聆請夏康農先生演講，七時許講畢，主席剛送夏先生出校門，當時即在校門附近發現大批軍警，主席團隨返交治堂一一四室後，即續開系科代表大會，各校代表正在開會時，突有兩響，鳴鐘五下，作爲信號，秦民彙、孟世嗣等少數學生率領校外身穿藍布衫褲之大批便衣人員由交大背後越籬笆而入，直撲會場，任作自相毆打，盧震霖等口叫「特務」，當守崗糾察隊奔來過問時，該等即以木棒、鐵板、大石塊以全力向糾察及系科代表毆打，同時校外軍警亦衝入校內，而手持鐵棍之學生即指揮軍警捕人。徐匯分局據分局長親自持斧砍會所之門，該校已經入睡之學生紛紛自宿舍奔出，四人一排，展臂排列，赤手保衛會場，並登獲得該校校方之支持。軍警及便衣人員等始告撤退，但已被捕去學生十四人每兩人同銬一鍊，學生羅君於保衛會場時，堆運椅桌抵住門戶，遭窗外搗亂之學生擲入大石一塊，擊破腦殼，傷及腦髓（由海格路紅十字會毛寶堯醫師驗傷）。學生周君在校門口担任糾察，遭學生桃猛擊腦門，繼以鐵釘之木棍，創有鐵釘一枚嵌入腦殼，但周君仍負傷當勇奔入會場報警，報告畢自行忍痛將腦殼鐵釘拔出，即昏倒場內，血流如注，其他受傷學生頗多，重傷者均送入醫院診治，輕傷者則由該校校醫治療。被捕學生十四人旋被押解，經一小時後，系科代表大會於兇毆時仍繼續開會，當並通過六項決議：

抗議毆捕 決議請願

一、於清晨十時出發赴市府請願，提出下列要求：甲、無條件釋放全上海被捕同學，乙、賠償醫藥費，丙、嚴懲兇手，丁、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二、罷課是否繼續，待下次代表大會再行討論，三、要求校長開除學生中之搗亂份子，四、全體赴街頭宣傳，將事實真相公諸社會，五、要求校方保證以後安全，六、要求教授會罷教支持。

該校全體學生經過如此激動事變，通宵未眠，次晨（二十六日）十時許即集合校內廣場，紛將自治會製成之「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人民有集會結社之權」「我們痛心警察的任務是逮捕和毆打我們同學」「爲啥用斧頭劈我們教室的門？」「警察拿出良心來」等標語旗幟拿出，排列於廣場上，麥克風中傳出集合令，當即四人一排，先排成長隊，由首事學生指揮歌詠。杭州浙大代表兩人演講，謂浙大同學在未達目的之前，決繼續罷課，堅持抗爭。上醫全同學三十餘人，身穿護士衣組成救護隊，並攜帶藥品、担架、聽筒等前來參加行列。

警察包圍 不准出發

十時許，即有徐家匯警察分局，派到大批警士及紅色警備車，將交大前門重重包圍，不准學生出外。學校當局，提議推派代表會同人權保障會代表，向市府先行談判，俟有分曉，再決定大隊是否前往請願，於是推定由該校自治會外交部學生張海威、胡慶丞、丁奇中等五人，前往市政府交干要求將所捕各校同學完全釋放。十時半，吳市長來電，邀該校校長吳寶豐去市府談判。此時，主席團接獲消息，謂國際人權保障會及教授會已向市府提出四項要求，可能獲得圓滿答覆，當經決定如失敗，再行出發。

市長蒞校 親自調解

十二時一刻，吳市長偕學生代表至交大，此時，有一青年，被把守校門之軍警逮捕，吳市長即上前詢問，此人自稱「復旦學生」，吳市長命彼出示證明文件，該人即取出卡片，印有「國民黨第一義務宣傳員」，及「國防部參謀」等字樣。吳市長以該人冒稱學生，即交警備車拘押。吳市長遂至圖書館門前，全體學生堅持先撤退校外軍警，再行談話。十二時半，吳市長即下令軍警全部撤退。然後進圖書室與主席團代表進行談判。吳市長以復課爲釋放同學交換條件，學生代表稱：彼等於昨晚召集各系科大會，原擬商討復課辦法，然突遭毆打，徐家匯分局長親自拿利斧劈開一一四號教室，遂使同學情緒熱烈，今日（二十六日）繼續罷課，吳市長即稱：「收集證據，當依法辦理，我們可成立君子協定，互相諒解，除上法學生外，全體被捕學生於今日（二十六日）五時，一律釋放，但他們得復課」。對上法學生吳市長當即親筆「保證」，謂：「關於法學院十一位同學被捕事，因此案已移交法院，本人願負責在三天內向司法行政部交涉務求達到釋放目的。市長吳國楨　徐幼卿（青年會總幹事），吳高梓（聖約翰校長），吳耀宗（人權保障會），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此時在圖書館門前，主席合上中學生，由剛被釋放之中學生報告被捕經過，彼稱：昨日（二十五日）下午一點半，該校宣傳小組計有十二人，到外灘時，被黃浦分局逮捕，要彼等簽名，彼等嚴予拒絕，下午五時，移解至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當時全部雜物，校徽，眼鏡全被收下，至夜深拘留所，各校學生高聲歌唱，直到天明，第二天，至十二時半，彼由家長交保，釋放。」

市長接受 六項要求

學生所提六項，主席團提請：一、釋放全上海同學，二、學生受傷由市政府免費診治，三、嚴懲兇手，四、要求校方及政府保證以後安全，五、軍警進入學校，得先通知學校當局，六、學生在學校開會得校方許可軍警不得干涉。吳市長簽字：「一切都是君子協定，不必簽字」。後要求吳市長向全體學生當面宣讀，十二時五十五分，吳市長至主席台上，同學熱烈之掌聲，突然有人高呼：「要求新聞自由」，文匯報，聯合日報復刊」，吳市長稱：「我們不祇第二次見面了」。「第三次了」；口號聲呼喊：「對，第三次了」，於是吳宣讀以下六項要求，吳市長表示能接受，繼稱：「應該要有民主精神，守法的精神」，全體學生呼喊：「對！但是要大家守法」。吳市長連稱：「拿證據來！」於是由糾察隊分局長拿斧頭劈開之門窗，吳市長偕同主席團，陪同市長觀察前晚被破壞之器具及門窗，在一一四號教室留下利斧砍開之門，以及交大後院被拆毀之竹籬笆，二點半，有南京蔣主席來電話給吳市長，然待吳市長接電話，已被掛斷，主席團復要求吳市長，入一一四號教室看內部[illegible]

學生提出 兩點質詢

學生向吳市長提出兩點要求答覆，一、憲法規定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徐家匯分局長在市府行政範圍之內的校舍，用斧頭劈開教室門窗，是何解釋。二、據悉該批打手是由國民黨中的組織，並有組織有系統之打人團體，亦是吳市長管轄區內發生，市長答稱：「把每件事提出，再同校方報告配合，我當然毆辦。」學生又詢：「新聞自由，文匯報爲什麼要停刊。」市長答稱：「有意造謠，當然要停辦，破壞政府軍事，他們可以向法院去告，我無權過問。」學生乃舉起譁然，均稱：「市上某報及某某報均造謠生事，爲何不懲罰」，吳市長無言回答，於三時半離開交大，由交[illegible]

[illegible]開始斥問行兇學生，會世嗣、盧正華、丁肇凡等三人，並以大堆百元鈔票塞於彼等袋中，表示「你們爲了錢受人利用了。」學生要求校方開除行兇學生，院長當場由管理學院院長錢偉長答覆，後期查清當可開除。四點二十分，學生均起立鵠候，一一分開始吃一隻麵包，一杯開水。

各校學生 前往慰問

此時，上海醫學院學生三百餘人前來慰問，口號不絕，熱烈，五時許，中華職業學校學生一百六十人，前來慰問，至五時三刻，外校代表仍未釋放，據外交員來電，警備部願將交大學生釋放，然同濟須待今日釋放，交大學生願意同時釋放，故仍留校。

暨南學生請願受阻 學生十餘人昨被捕

〔本報訊〕暨南大學學生響應交大等五十餘校要求釋放全市被捕學生，昨日下午一時，向市政府請願，北區青專、光華、上法、同濟等校均一致匯集於暨南大學，上午十一時，該校學生八百人，集合準備出發，不料各校均遭軍警圍困，暨南大學門口亦有警備車一輛、裝甲車二輛並有大批軍警重重包圍，不能出入，學生主張衝出去，至三時許，交大連絡至該校，事先該校向吳市長交涉經過，願稱滿意，於是決定不再請願，全體學生在校內草地上高喊口號，唱歌，向校外軍警示威，四點半時，暨大推派代表向門口軍警交涉，當場發生誤會，有學生十餘人被警察拘押，深夜時分由學生聯合推派代表，向當局交涉，雙方仍僵持中。

大同昨日起糾紛 被毆學生遭逮捕

〔本報訊〕私立大同大學自實行「彈性罷課」後，原定昨日起自動復課，學生均在各教室自修。十時許數十短裝便衣突擁入大同校內以大同學生倪松立，倪夕煙，殷家瑞史裕生及一小部份學生爲首，手執鐵鞭，鐵棍，聲勢兇兇，質問自治會主席陳光德爲罷課理由，陳光德當即聲明罷課乃全體學生大會所議決，理事僅執行大會決議……，話尚未完，即遭鐵棍毆打，該批打手復追打自治會理事及經濟食堂幹事，重傷者有張志鵬、陳光德、史炳榮、黃惟寬等學生，陳秉基因上前勸阻，亦遭鐵棍擊傷倒地，被打學生爲避免「互毆」藉口，始終未曾還手，且在校學生均手無寸鐵，故驚惶之餘，均痛哭流淚，旋江寧分局警士約五十人開到，將受傷之自治會理事及經濟食堂幹事陳光德，胡寅生，張志鵬，丁石孫，史炳榮，趙中玉，通、金鑄、崔秀全、張寶璋等會寬，當時該校學生目睹此等情景，悲憤之極，齊向江寧分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並嚴懲兇手，但不得要領而返。而所有自治會同學之什物包括被褥衣服等物，均被拋於烈焰中焚燒，損失甚鉅。

同濟學生續有被捕 經交涉後當晚釋放

〔本報訊〕本市同濟大學學生爲「反內戰反飢餓」，昨再出發至市區宣傳。據悉：昨共出發二十四隊，每隊十四人，均作街頭宣傳。其中二十三隊及二十四隊潘盛年、王正槐、沈開軍、張金純、詹非、譚金生、張容康、熊樹驤、劉林、唐德華、謝蓉昭、孫存樑、守沛、黃長泰、黃偉、周達獻、健純、曾貴槙等十八人，於下午三時在山東中路宣傳時，爲六大一五號警車捕去，經該校自治會多次交涉後，並晚十時警部乃允釋放。

來件 上海各大學教授對學生運動的意見

最近的學生運動已經擴大至於全國。其重要主張爲反內戰，反飢餓，爭取民主，搶救教育等項。我們再三思考之後，覺得這些主張未可厚非，倘能一一貫徹，實可挽回國家民族的厄運於無形。惜政府未予採納。

學生運動顯示民族尚有生機，並不可怕；最近過去的歷史事實亦是證明這一點。政府不從正面予以疏導；近復頒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期以武力鎮壓；而各地學生亦果然多遭逮捕或毆打。政府的原意本在維持社會秩序，而辦法卻使社會更加惶恐不安。爲政府着想，這顯然失策。

今日戰火幾乎漫延全國。人人難免飢餓恐慌，民主自由毫無保障，教育基礎完全動搖。國家民族實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危機所在，我們倘仍視若無睹，安於緘默；則是對國家不忠。對民族不孝，現在爲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我們一本至誠，向政府提出下列各項：

一、抗議政府以武力鎮壓學生運動或任意逮捕學生；

二、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不幸事件；

三、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講學及遊行請願等一切自由；並廢止「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

四、增加教育經費，充實教學設備；

五、按照物價指數增加學生公費，並改善教育人員待遇；

六、反對內戰，建立民主政治，實現永久和平。

沈體蘭、杜守素、邱漢生、李正文、周谷城、吳澤、宣嚴農、孫大雨、孫禪讓、曹未風、張志讓、張定夫、盧鋈功、章乃器、楊晦、彭文應、焦敏之、葉圖南、趙紀彬、翦伯贊、劉佛年、蔡儀、蔡尚思、鄭太樸、潘震亞、盧于道、顧仲彝

要求改善教師生活 中教研究會發表宣言

〔本報訊〕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會爲改善中等教師生活發表宣言並向教育當局提出要求：一、十億元私校補助費在最短期內一次發下；二、實物配給及教師進修要和市校教師同等待遇；三、市教育當局本年籌備中學畢業會考的經費十四億元，轉發私校，爲改善教師待遇；四、私立中學百分之廿五的免費生名額，由市教育局負擔其應繳學費；五、在飢餓的體驗中，我們理解了內戰，爲了永遠免於飢餓，只有停止這製造普遍飢餓的內戰，我們要求以真正民主爲前提的永久和平。

〔又訊〕該會以最近全國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特定於六月一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假座八仙橋青年會三樓三一〇室舉行座談會，討論「當前的學潮問題」，及「青年心理與訓育問題」，屆時歡迎各校訓育主任，教師參加，並請專家多位，列席指導。

蘇聯刻版畫展 最後兩天

〔本報訊〕蘇聯版畫展覽會，自本月八日起假八仙橋青年會二樓開展以來，參觀者已逾萬人，[illegible]

米價高漲 雜糧看齊

〔本市訊〕[illegible]

新生

求知與人生

何蔭

誰都知道高爾基並沒有進過什麼大學，他之所謂「我的大學」，乃是指人生與社會。難道在這位巨人心中，竟如此的輕視讀書？當然是不然的。

史大林，另一位當今的偉大哲人，他所受的名義上的教育，也祇是小修道士的讀經罷了。是什麼使人頭腦超乎常人，裝滿洞悉宇宙機密的智慧？

高爾基號召青年沿着書籍的梯子不停息的往上攀登，史大林號召學院生攻下科學技術的堡壘，這又怎樣解釋？以守護藝術智識之光爲已責的高爾基當初爲什麼會與智識份子格格不入，運籌握帷，指揮若定的史大林，爲什麼不肯安心求學，偏看烈性的「邪」書，而被神學院開除出來？

舊俄若干智識份子的那一套與人生社會脫節、不切實際的術語，裝扮門面的學者袈裟，豈不自絕人民的親近，豈不自閉提高人民悟性的門徑？智識份子的善心的蒼白而短促的呼聲，又怎能在人民的回音，人民的大合唱中獲得更響亮，更莊嚴持久的共鳴。爲學問而學問還是爲人生而學問，這便是問題的焦點，中學畢業升大學，大學出來，到社會去就業，學生總不能老死在學校裏，就業的目的，除了取迫自已應得的一份酬報外，原也是爲的服務人生，而不是爲了做禍國殃民的屠伯。人們所以痛心失學，或希望修畢大學課程，原也祇是爲了能更好地服務人生，更恰意地盡自己的貢獻，而不是爲了得些分數文憑形式上的滿足。與社會脫節的學校裏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將來在社會上未必能做一個好公民。但是饑餓貧窮，阻止高爾基進入最高學府，社會不義，使高爾基無法盡其所能，做着大才小用，諸如碼頭脚伕，烘麵包師的工作；失業威脅，使高爾基到處流浪，跑遍俄羅斯多災多難的土地。沙皇的專制無人道，把俄羅斯推入國破家亡的境地，覆巢之下無完卵，僅適史大林發下拯救人類的宏願，投身革命的洪流，甘冒觸犯神甫校長的罪名，在實踐鬥爭中，去集體交換基本知識，去獨自潛心書籍高深的哲理。

或許有人要說，史大林與高爾基的求知方式，都不是正規的呀，都是反常的呀，一個是踏破靴子在流浪中求知，一個是壓抑雄心在放逐與監牢中求知，但是就讓它是反常的罷，也是反常出軌的社會所使然的，也絲毫無損於他們求知的神聖崇高的使命，爲人生美滿的目的。難道國泰民安的社會，眞正歌舞昇平而非紙醉金迷的社會，能有無數入學和畢業即失業的現象，能有人生沒有服務成，自己先就感到活不下去的現象？不幸革命前的舊俄，却的的確確正是這樣的一個腐爛的怪物，這樣的一個不克服它，使有污於大好山河建設的怪物。

失眠之夜

淨如

我患着神經衰弱症，今晚，我又飽嘗這病魔所賜予我的痛苦，我失了眠。

外面刮着風，也在下雨，風雨之夜的周遭，佈恐怖的空氣，小植物們在風雨的威脅之下掙扎求活，不禁使我想到明天的園庭，不知又該添多少被摧殘的落花？

我意識到我應該休息了。黑夜裏最好是香甜一覺，醒來就是朝陽燦爛的明天。我努力地裝作睡着，闔上眼睛，然而我終於無法控制已興奮了的神經。一個朋友告訴過我，是一團漆黑，黑暗中滿，數數目是治療失眠的最好方法，老祖也會說南無阿彌陀佛是可以催眠的，我一一學着試了，都沒有把我送入香甜的睡境。是數目無靈，抑我佛無緣？我仍然睜着兩眼瞧着雪白的帳頂。

忽然，我聽見一陣猛烈打門聲在不遠處響着。

是誰？這深夜，是遠來的歸客？是離鄉久違的遊子在風雨之夜歸省白髮的母親？

門打開了，一陣子爭吵，是頗輕微的，接着急促的脚步聲遁過去，中間雜着追向前的掙扎，

哀傷的哭聲隨風展揚開來，悲愴而淒厲。我爲這突發的斷續的聲音不安起來。盜劫嗎？警察局不明明在附近，剛才我還聽見崗警的咳聲。那麼這是什麼事情呢？難道果眞如傳說中所說，閻王差無常夜半來抓人，那掙扎的哀號是已離軀殼的靈魂？

我恐怖而戰慄，然而我更清醒了。

雨聲更大，風也加緊，我彷彿看見這黑暗的風雨之中有無數的幽靈浮動。

在燈下

司馬英才

（一）掙扎

回憶，像春之晨霧的濃霧，遮掩着血紅的光芒，太陽是在朦朧裏啜泣，罩住了微風，那麼窒息的。

想平鋪着離了幻想的現實，構起千萬朵豔麗的花，散溢着濃的郁芬考，好讓失掉了天良的友人因而鬱醒，站立起來，攜起摯熱的手，齊着步伐，在每條路遵循偉的行列，在每顆行脚裏嵌上眞理的果實。

「東天還逗留在魚肚白裏，小心！」

但，我有無畏的志願，躊躇甚麼呢？讓我奮鬥下去！

（二）陰暗面

「你的思想不大正確，怕是受了××的毒素。這裏，這裏可不歡迎！」

「那麼，叫我來歌功頌德嗎？」

他笑了，笑得那麼聰明，帶着勝利者的風度，在驕慢的神情下，纏起自我的花朵，一長串一長串的，也顧不到人家的唾棄，難道認識了自己是怎樣一副嘴臉？

勝利者又咆哮了：「你對於現實太暴露了，對於你自己或是別人，都是一種玩世不恭的惡劣的歪曲做作，你懂了沒有？」

我難道還是個孩子？呸！誰希罕你的瞬劵？留着你自己去蓋赤吧！我搖搖頭，癡喪地辭別了他，帶着幸未被沾污的思緒。

（三）我歌頌的

泥土在蘇醒了，天良還未泯滅的正在播種，撒下眞理的苗子，我培滸蔥綠的枝葉，期望着豔麗的花朵的奔放，也許會結出堅實的果實，好讓窒息着的一羣遭負着自由的使命。自然，誰阻止得住陰暗面的呈現？

過一口氣來，雖然已力竭聲嘶了，還披着僞子的外套。

任怎樣的虐殺，咸是陰險的訕笑，我可管不了這許多的枝節，讓我放開咽喉，歌頌我所欲歌頌的一角。

在烽火裏的一羣，別了妻子的愁緒，失了丈夫的憤情，死了兒子的怒火，束緊褲帶還是纖不足飽的一羣，飢餓的呻吟，開荒的困頓……甚麼不能去歌頌呢？

泥土的蘇醒，喚起了雷聲，是要覺醒另一羣的好夢，當我在歌頌的時候，帶着幸福的信號。

（四）在燈下

掛羊頭賣狗肉，不是近年來的產物，而在目前的繁殖，誰都不能否認，也許在莊嚴的揭合，更揮發着它的性能。

是面子問題吧！攀龍附鳳的技巧，享樂者的作風，笑臉的不成熟的笑甚，慾望在昇華，帶着牛角尖的思緒，也管不了第二者的討論，只有一個「我」。

我這麼思量着，一半兒驚奇，一半兒瞭然，對着黯淡的燈。

燈！你是萬物的指引，你能否解釋給我聽？燈！你是黑暗裏的聲音，你能否傳達一點正確的索引？燈！你是少數人的仇人，你能否把他們弄的開明？

喂！你爲甚麼這樣沉默呢？帶着千千萬萬的信心的燈！

卅六，四，廿燈下

文武雙全

任何

他乘機向他誇口：「唉，我俚種田人全靠幾斤力氣吃飯，脚班車⊖是從小就推的，橋頭橫腦，只要攪得住，我就吃得住，過慣的。脚班上的人都曉得我的，我還沒碰到過對手哩。」

轉了一個彎，河沿上有埭茅屋，那是陸蠹嘴小店。祥郎的心怔忡地跳動了。

他加緊步子，像麻雀似的踱着小步，顛動着屁股，車子皇皇的衝過小店，他眼睛裏瞥到，小青的頭在店門口一閃。……他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車子上了一條橋。

那是一條約莫兩尺多寬的，有着兩架橋脚的三節木橋，當祥郎的車頭斜斜地推上橋境的時候，兩個「主顧」都小心地用隻手搭牢車棚，向後順勢仰着，過了第一節橋片，上了中片，車子放平了，他們也就坐穩了。

但是就在這個河正中的橋片上，祥郎慢慢地頓下車子，車脚恰恰的頓在橋邊上，他向後轉了。

「爲什麼了，媽的！爲什麼？」高個子奇怪地問起來。

「我要撒泡尿……」他已經退到了橋境以下去了。

於是，兩個「主顧」向後半仰半坐的懸蕩在橋上！他們用脚掛下來探着，下面是河水……他們不能動一動。高個子罵起來了：

「媽的個必，要老子好看，是唉！……」

但陸蠹嘴店裏的小青他們走出來了，他們奔向橋上，鋪子一幌，兩支槍和兩個人到手了。

車子還是由祥郎推着，兩個「黃脚骰郎」坐着，不過，他們身上多了兩條麻繩。步槍到了小青手上；而車子也不再上新民鄉，却是到區政府去了。

……………

兩個俘虜，除了換到那二枝步槍以外，在區政府裏，還賞到了八個手溜彈。

從此以後，祥郎再也不推脚班車了。因爲他知道，如果再推脚班車，危險怕就大了。

現在，他腰裏掮了兩個手溜彈，除了田裏的工作以外，就整天的在民兵隊裏活動着——練武習文。

祥郎原也讀過三年私塾，而且先生曾經給他取過學名：陳朝章。但是這個名字，僅僅在他十二到十四歲的三年之間用過，以後因爲家裏窮，人口多，就停了學。年紀小小的十四歲的陳朝章，就跟着他老子下田，農忙過後，一春三寒，就跟着老子販私鹽。因此，他的「陳朝章」的名字，和「三字經」，「千字文」一起被生活壓了下去，而「祥郎」「做不得強盜販私鹽」，又被大家叫上了。販鹽是和強盜一樣犯法的，因此，這是一件冒險的事。而十來年的冒險生活，竟使他成了一個機警的堅強的漢子。

文化，和他已經疏遠了十多年，所以才上來，他很不習慣，他寧願在毒熱的太陽底下慣手溜彈，或是大清早的「一二，一二」的上操，不高興一組一組的圍坐在屋裏，參加那小組讀報，小組漫談，大組討論，或是唱歌，游戲，扭秧歌等的文化活動。不過究竟他是上過三年私塾的，他對於識字，倒很認眞。他不參加唱歌，但在人家唱好歌以後，他偷偷地走近掛在牆壁上的那張大幅的歌紙上去，一個字一個字的認着。有時還用寸把長的鉛筆頭在香烟殼子上先着，珍惜地放進口袋；他雖也參加讀報小組，但他是不很用心聽的，他常常獨個子拿了報，出神地看着，看了半天就輕輕地放下，誰也不知道他看得懂還是看不懂。指導員有一次對他說：

「陳祥郎，你爲什麼不高興文娛活動？」

「跳跳唱唱……嘸啥用場！……」

「那末讀報和討論會呢，有用沒有用？」

「用是有用，不過我勿會說話……最好教我們多識點字。」

「好呀。你這個意見很好，不過單識字是沒有用的。而且環境緊張，不容許我們搞識字運動。……不過，個別的，像你那樣有條件的，是可以的。……你最好跟文化教員談談。」

文化教員是本鄉的小學教師，祥郎很熟悉，因此，他天天釘着他：

「先生，你啥辰光教我『民兵讀本』？」

「略爲過一息，等我教好了歌。」文化教員滿頭大汗地回答，他拿着一根柳枝子的指揮棒，跑向朝東屋的簷廊下。一羣赤膊露腿的青年農民亂紛紛的擠在一堆，幾十張喉嚨，跟着指揮棒的揮舞，咦咦呀呀的唱起新編「泗州調」來：

「月亮一出照柳梢，東鄉日本狗……強盜……」

祥郎站在文化教員和民兵們的中間，眼睛盯着牆上的歌詞，翕動着嘴唇，但不出聲。

「泗州調」唱了一遍又一遍，農民們越唱聲音越高；而祥郎，有如風暴中的強勁的樹枝似的，終於也跟着低低的哼起來了。

有人發現：在他破舊的藍格子的小褂子袋裏，裝着一本小冊子，在唱歌散場以後，大家擠擠擦擦的湧進屋子，忽然從人叢中，一隻手攥住了他的簿子，那是薄薄的，用白報紙釘起來的，面子上，用鉛筆歪斜地寫着「陳朝章」三個字。他像猛獸一樣反撲過來，搶了過去，在一陣大聲的譏笑之中，他低下頭去，把簿子緊緊的揑在手心裏。

從此「陳朝章」三個字，在民兵中間流行起來了，開初多半是帶點譏笑的意味，但後來，便眞的叫出名了。

陳朝章獨個子在田裏拔草。棉花田裏的草，前後已經薅過三次了，但是幾天的雨一下，那些有着頑強的生命力的草，却又復活了。在枯萎的根把上，密密的白蟻一樣的根鬚，固執地抓牢泥土，向下插着；一枝二枝地，……青翠的枝葉，生得很挺秀。

「鬼活草頂討厭，絆枝絆纏，鋤頭勿好下手，還是拔吧。」他的母親說：「祥郎，你去啊！你現在脚子也勿推，田裏也勿去，一天到夜勿是上操就是寫，啥用，『六十歲學吹鼓手——勞碌呀啦靈』！……出頭年啥，祥郎！……秋草籽謝了一田，開年的草勿得了！……」

他已經有好些時沒有推脚班和下田了。朦朧地覺得，有些對不起娘。娘已經快五十的人了，自從父親死後，她一個，忙裏忙外，四鄰八舍只看見她來廳堂悽的奔奔忙忙呼喚的。以前，他的脚班車幫助了一些家用，如今，連車子也沒有了。練武習文是大事，但到底也不能全拋了家裏的活計不管。而况指導員常說，民兵是不脫離生產的。我們反對：當了民兵，丟開生產，變成二流子。勞武結合，是反「清鄉」勝利的保證。

於是他帶了兩個溜彈，和一把斜鑿⊜，下田了。

棉，由於新秋的雨量充足，長得很蓬勃，但到底時令已經過了，雖也枝枝節節裏有一些花蕾，怕已趕不及開了。他彎下腰來，撥開棉枝，遮在葉子底下的果實很少——單長幾根稭！他想。

他開始鋤草。草並不多，而且那些鬼活草，因爲被密密的棉葉蓋在下面，枝葉很細瘦，很嫩嫩，但多數的草根牢固地深深地鑽進泥土，拔呀拔的有點費勁。他耐性地一棵棵地拔着鋤草。因爲：如果性急，用力一拔，不是帶出一大團泥來，就是抓了一把草葉，而根留在泥裏……

⊖脚班車——是專門在運輸要道兜攬過往客商的車子。

⊜斜鑿——是鋤草的一種農具。

（二）

和「鳳兮」告別

鳳兮

近來，有一位或是兩位先生，在現代婦女以及新民夜報副刊上，也用『鳳兮』這個名字。我得申明，這是另外的一位『鳳兮』，並不和常在時代日報副刊新生上寫三不像的雜文的『鳳兮』，是同姓同宗。也更不是小氣，祇是別人也用這個名字，只是既不敢掠美，也不肯同污，表示突實而已。

然而我倘再用這個名字，別人又不肯不用他們題的大名，勢必我的魚目，有混人明珠之嫌，所以我就放棄先父給我題的賤名，以示成人之美。至於君子們什麼的美名，我倒是不敢貪得的。

再則，無論被比爲沒落鳳凰，或竟自己看一些想做吃苦茶的隱士的念頭，原也太看得起人，太看重自己，無論於人於己，不能起什麼鼓勵的作用，只是酸溜溜的多感傷一番而已。因此之故，不但我自己說起來都是醜的，還希望別的『鳳兮』先生，也來一次改名運動，重題個比較好一點的大名。

何况在這個帽子亂戴的世界上，而和『新生』的投稿者同其姓名，到底雖有些危險的。牛克司和馬克司，倘是同宗，史達林和史達萊，又被認爲兄弟，那末此『鳳兮』和那『鳳兮』，那得不大有嫌疑？倘使有個善於推斷的先生，把『鳳兮』認爲『新生』，『新生』認爲『時代日報』，『時代日報』又認爲『蘇聯』，那末我們的『鳳兮』先生吓，你們怕會吃不消的。

爲了如此這般，我打算和『鳳兮』告別了。也爲了恐怕連累別的『鳳兮』先生，爰作聲明如上。

新園地

第二十八期

血的控訴

企羣

那一代不是用血寫下他們的控訴？那一次求生存的鬥爭不付以血的代價？

飢餓！流血！

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天，這流血的日子；這血塗在劊子手們的刺刀上，塗在奴才們的皮鞭上，更塗在新的方生，舊的未死的黎明的前夕中。

這血會引起謀害者的陰慘的獰笑。然而這血更融化有如大江之水，貫流而北，而南，而東，……而向一切埋藏着革命的種子的地方流去。這樣，萬千萬心底燃着憤慨，仇恨的火燄的兄弟姊妹，嘶喊，狂號，啼泣，大哭。要在如狂的激動裏，燃起網帳般的仇恨，要在人類至性的眼淚裏，迸發出久久鬱積着的呼喊：「讓血債也用血來償還吧！」

一次又一次，流血接連着流血，那一次的血是白流了的？那一次暴行憤伏過奮起的人民？

這是血的控訴，隨之而來的會是黎明的更將行近。

誰無兄弟？誰無姊妹？我們且聽那流了血的兄弟姊妹的聲音：

「我是爲千千萬萬同學流的血，我只感到光榮。」

「一個人倒下去，千百個會站起來。」

把眼淚咽下，緊攜起每一個站在一起的朋友！

血寫的控訴，告訴了我們：這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神聖而純潔的血，在洗刷着這污穢的世界。

我們踏着血跡前進：

「你們的血照亮着路，我們會繼續前走！」

我們的隊伍將更壯大，我們的旗幟將更鮮明，我們的步伐也將更一致。

讓血控訴在全世界的人民前，揭破一切謊言！一切偽善的面具！

殷紅的血，會指引我們在鬥爭中迎向黎明！

小客棧一夜

沙文

一盞打翻的油燈吊在屋子中間，射着昏暗的光，投店的旅客都還沒睡，後面房子裏不時的傳來一陣女人的蕩笑，夾着男人粗暴的笑；爽亮的一串不能入耳的猥褻的話，最後又唱起了京戲，這聲音沖淹過了小客棧房裏所有的聲音，即連高貼在神龕上面的那張「福祿」，都顯得平淡而無奇。桌子，板凳和牆壁，都被雨水沖擊得斑剝蝕的，都帶上了無限睏意。

「老板，請你把燈頭發大一點好不好？」

「對不住先生，俺們這房子矮，又是草房，外邊風又大，真不敢撥大了，到不是想省油，……」

「小奴家，……叫一聲：郎呀，你爲甚，綠朶又插花……」炒菜大師傅回答了我的話以後，又低聲的唱着小戲，我只好默然了。

我住的這家客棧很簡陋，但在這個小鎮上已算不錯的了，堂屋裏白天擺桌子吃飯，晚上就舖上稻草給客人睡覺，一夜的店錢是一千五，同我一起睡在地舖上的有跑生意的，有看親戚的老太婆，最討厭的要算是那個從上海來的木匠和那個也不知道是那家大公館的女幫工，他們話最多，互相誇耀着自己見的多，先是女幫工括着上海話嘔啦嘔啦的講，接着；木匠也嘰嘰嚷嚷起來。這邊一對剛歇下，那邊的兩個丘八也暢談起來，然而他們的談話反倒能引起我的興趣，這兩個丘八都是從四川來的，也是在前線被打垮了調到後方整編的，互相的感嘆自己的命運，互相的發着牢騷。

「日他個先人，老子們當兵再不是人，一個月關的餉不够買雙草鞋，官長到安逸，吃的好穿的好，還把堂客（太太）帶到起，他格老子受了氣就拿到老子們整。默到（以爲）國仗打完了就可以回家了，那曉得還要打點內仗，好呵，就調到前方打呵，有啥辦法？日媽共產黨也是扯，你打他他就跑，你歇到了他又來了，硬是整得你晝夜不安，好呵，這一下安逸啦……，硬是要整垮了算數……」。

「沒得辦法，長官要我們打就打，吃糧當兵還不是爲了口飯，那個再說這個內仗，老子天生的命窮，那個龜兒子才想幹，你要不是部隊整垮了，你現在還會歇棧房，兄弟，都是一樣的，當天和尙撞天鐘，誰勝誰敗總有煞攏（完結）的一天，那時候老子們就回四川啦；」

「你說得到安逸，一顆子彈就把你熬擺了。」這一個說完了就格格的大笑起來……

「去呵，莫跟老子扯！」後來他們壓低了聲音在說，彷彿又轉換了話題。

睡在角落裏看親戚的一對老太婆和那個跑雜貨生意的老頭子從沒有作聲，呼呼的入睡，客棧老板伺着腰在算賬，抓着一把鈔票，在燈光底下他油膩而破舊的棉襖微微有些發亮。半包烟的光景，屋子裏有了平靜。我仍然睡不着，和着衣服坐在稻草上，背靠着土牆，狂暴的抽着烟，想着明天的行程，也想着那一對軍人的談話。房子裏發着腐蝕的臭氣，老鼠一陣一陣打鬧着從這頭跑到那頭，內房裏不知道那位客人有搓着牙齒講夢話。

「先生，烟頭當心呵，地下鋪的是稻草，當心走水呵！」老板招呼一下後嘆了口氣頭又縮回被窩裏去了。我本來想睏一下，但棧房的被子硬得像石頭，蝨子又在到處爬，想吸人的血……

「開門！開門……開門啦！媽的都睡死了。」查房間的來了，其實棧房是沒有門的，只用兩張桌子抵住的。老板慌忙從被窩裏爬起來，鞋子都忘了穿。「呵呵！來了來了，請等一下，就來就來。」老板又跑去撥燈花。然後匆忙的走到門口。

「他媽的！」粗的一下槍托從桌洞裏擊在老板的大腿上，老板只輕輕哎喲了一下，「叫你嚐一下味道，還慢騰！」

「別開了，住幾個人？」

「住的是……住的是十五個人。」

「十五，三五一千五，六千五，……少報了沒有？」

「沒有，實在沒有，鋪子就在這兒。」

「好好好，不看了，店錢拿來。」

「一共該給的是？」

「六千五百塊，少囉嘍了，拿來！」老板把口袋裏準備好的鈔票拿了出來，「好好！對不住得很，諸位老總，麻煩諸位了，慢走，慢去慢去！」查夜的脚步聲走遠了，帶着馬詒，帶着嬉笑……。

「唉！年月難過呵！」老板又深深地嘆了口氣，緩慢的鑽下被窩。

「老板，查夜的要的甚子錢？怎麼這麼兒？」

「你不曉得，這是規矩，每天要給他們三成的查夜錢，叫什麼『祇安』費的，要不給他就餉你個『窩匪』，哎！年月難過，每位客人店錢才一千五，他就要收去五佰—」

「呵！呵！是的：……」我不再問下去，默想着這是個窮人受氣的國家。

這一夜，我在極度不安當中守着土牆上那一孔小窗子漸漸的由漆黑渡上了一層乳白。

迎上這血的五月

蘇汀

這是血的五月
這是戰鬥的五月
將咆哮的五月的風
（你聽！
五月的風
已在暗褐的天幕下
吹來了！而且
你聽
那雄壯的呼號！）
是在呼喚我們呀！
——沒有春的氣息，
只有大衆底怒吼
醒醺的嘶殺的歌唱
是在召喚我們呀！
牢記着：
五月裏的天氣
是暗澀而陰霾的。
它會帶來更多的悲慘呀！
朋友！
我們不用猶豫
我們不用等待
迎上這
血與戰鬥的五月罷！

夜

禹千

夜
黑森森的，
沒有星；
也沒有月亮。
星星
被烏雲緊緊的遮着；
月亮
也被深深地藏起來，
夜魔
總以爲
那是他的世界啦！
他那會知道：
當夜的盡頭
太陽已埋伏在東方。

茶房

木林

我住在一間學校的宿舍裏。這宿舍是學校接收過來的敵產，房子很大，上下三層樓。就以我暫住的二樓上，已有三十多個房間，四個人住一間。室內的各種陳設，直至現在還保留着特殊的東洋風味。雖然住在這裏顯得頗擠，但從內地來的人，飽嘗了戰時房屋的滋味後，一旦來到這裏，已如鄉巴佬能住洋樓大廈般的，有說不出的感覺。

依照這學校的規定，宿舍裏每層樓只有一個茶房。茶房的工作，每天是掃地，送信，上下冲兩次開水，和別的雜務。可是若要由一個人來負担這樣多的工作，招應三十多個房間和一百多人，自然是吃不消的；所以受學校正式雇用的茶房，往往由他自己另雇用兩三個小茶房。我們稱前者爲大茶房，後者是小茶房。學校對小茶房的事，是從不顧問的，當然也不給他們工資，這樣大茶房便享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他便儼然是一個操縱勞力的老板，他祇需出很少的代價，便可雇入一大羣小茶房，其實他所付的代價，便是每到學期終了，便可從宿生所付的賞錢。其實說是賞錢，倒不如乾脆說是必須繳納的費用。這裏的大茶房便是做着這樣的生意。

「唉！生活愈來愈難挨下去了！」

當我每次從外面回來，走過茶房住的房間窗邊，常常聽見大茶房發出帶着油膩的已成習慣了的聲音。我知道他又是在和什麼人擺大的確，大茶房十足像一個大亨，雖然「生活難挨」的一套老調，雖然不時掛在他的嘴邊，相反地他倒是腦滿腸肥的大塊頭。事事懂得奉承，投人所好；在別人面前唯唯諾諾，一副諂媚的笑臉；可是對待他的手下，發號施令，那就是另一副威嚴的主子臉孔了。小茶房在他的治下，爲了吃飯，是不敢說什麼話的。

這學期開始時，我們這裏新添了一個小茶房，不久我知道他叫做朱發，但是別人從不叫他的名字，只喊他作「小茶房」。他的個子很瘦小，頭髮長長的披垂着，幾乎把整個額頭都掩蓋掉了。臉孔尖削，青黃色的兩頰，就變得似兩片隔着一條綫；眼睛老像縫成一條綫；年紀只有二十二三歲，但樣子已使他成爲三十開外的人了。他常穿着一條殘舊的草綠色的馬褲，上身一件破了領口的灰色制服，扣子已掉了兩顆。初看見他時，別人總以爲他是一個從什麼部隊裏被遣散了的伙事兵。但是，說他是行征出身的人，或許是不可靠的，從他那樸默默然的不愛和別人說話，老是帶着一個憂鬱靈魂的樣子，正說明他不是經歷過戰地風霜的人。所以我自己只能猜測，他或者是一個從鄉間，因逃難和避災，追着流落到都市來尋求工作的可憐人。

有一天傍晚的時候，我獨自一個人站在屋子的走廊邊，眺望郊外的麥田，看見朱發正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低聲哼唱不成調子的京戲，用手撩開披在額前的頭髮，然後慢慢的撫着後腦，好像很悠閒自在的樣子，我轉過頭，朝他那邊走去。

「朱發，你唱大聲點不好嗎？」

「唔唔！先生，你別見笑；我……唱不成調。」他說了臉後又低沉地唔唔的向我點頭。這是他平日習慣答應別人的聲音，很像一個老人的態度。

沒有都市屏氣的書獃子似的，天氣是初夏，黃昏的風吹來，還有些寒意，我們對着外面的天默然佇立。田野上，麥浪隨風波蕩，浮躁沉得愈低；在落日暮色中，遠方的景物漸漸模糊起來，彷彿浩曠的天空要慢慢凝縮了，把遠近的東西，和我們都吞沒到無底的漆黑的深淵裏。這時覺得有一種憂鬱的情感，侵蝕到我的心頭，站在我面前的朱發，他那沉默憂鬱的樣子，更增加了神祕感。

「你唸過書嗎？」我看見他老是不愛說話，遲疑了一會，自己也覺得有點茫然的追問他一句。

「唸過的，從前在鄉間的小學畢業了。……」他突然投入回憶中，對我說。

「人家都不叫你的名字，只叫你做『小茶房』，你覺得習慣嗎？」

「沒有什麼不習慣。」他簡單的回答了一句，便停下來，掉開頭，望着郊外的麥田。嘴角現出一綫皺紋，像要笑，也像在奇怪我這個人呢！

「朱發，我還不知道你是那裏人呢！你的家在什麼地方？」我終於打破了沉默，想進一步去了解他的底細。

「唉！先生，……」他停頓了一會，「我，沒有家，……前回打仗家敗了，這回又打仗，家裏的人就統統死光了，我是沒有家了的。」

聲音有點頹懷，斷續着說。我朝他看，可是他望了我一眼，便低下頭了；濃密的亂髮披散下來，臉孔愈見得黝黑。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了他的家鄉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已知道了他的來歷。

「原來你也是時代犧牲下的一個無辜的弱者啊！」這句話我沒有對他說出來，只是突然的萌幌在我的腦際。

「小朱！小朱！你這個傢伙滑到啥地方去，先生叫了也不聽見嗎？」大茶房在那邊憤憤的喊，「四○三號叫，快去！」

朱發像觸電般全身震了一下，沒有回頭來看我便走去了。

夜幕已掩到走廊邊，我望着朱發的背影向陰暗的路燈那邊走去，淡淡的淒涼的光綫，灑在他瘦骨的身上。

自這次以後，朱發便很少和我談話了，他陰沉憂鬱的樣子，好像一天比一天加深起來。

平時朱發的待遇，是由大茶房供給兩頓菜飯，沒有工資，近來因爲米價漲，每餐只有兩碗粗米飯，連一點青菜也沒有了。所以現在每天當我們用完飯後，他便拿了一隻克寧奶粉的罐子，到膳廳來倒我們桌上剩下的殘菜；逢着月底打牙祭，有時會剩下幾塊肥豬肉，這時候他可能倒到半罐子，笑嘻嘻的捧到他的房間去，這是他難得能嘗到一下油水和肉味的唯一機會。

這幾天來，大約大茶房因爲要節省開支的緣故，原本在他手下的小茶房，除朱發外還有一個，現在已將那個撤差了，只留下了朱發。這樣一來，他的工作自然是更忙了，整天都看見他的影子在宿舍走來走去。我在想，朱發雖然沒有遭到撤差的命運，可是這一個憂鬱症的青年，容忍着血淚寫成的身世，受盡了無數的迫害，他還能掙扎到什麼時候呢？

園丁的話

新園地積稿逐漸理清，我們繼續歡迎新的寄稿。

這是初學者發表習作的園地，同時我們也希望從這兒會出現青春的生命的熱力，新的營養和新的血液，對目前荒寂沉悶的文壇會帶來一點新鮮的氣流。

文藝的花木應該是千姿萬態，給膨湃的作者的想像的流，以任何一種的制限，都是最愚蠢不過的行爲。但是不從歷史所課與我們偉大鬥爭目標的高度上去採取千頭萬緒的現實，則能够得到的將只是虛僞的死色的蒼白的東西，而不是大衆所要求的現實的眞姿。

我們要求作者一絲不苟的緊緊地貼着現實的一呼一吸，特別是眞正從本身思想的凝煉，生活的經歷，鬥爭的體驗中所產生的作品。

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正是如火如荼的戰鬥，羣衆的脚步震響着大地，憤怒的叫號震徹於天空，作爲戰列的前衛者，點火手，信號手，旗手的青年們，寫出你們自己的血肉體驗的報告來，這也是戰鬥的任務呀，千萬的讀者在等待你們！

本報新闢「新婦女」副刊徵稿啟事

本報婦女副刊，休刊已久，茲訂於六月二日起復刊，更名「新婦女」，以後每逢星期一出刊一期，盼婦女界注意！並請賜稿。

稿例：

一、來稿內容：
㊀報導國內外各地婦女運動的動態。
㊁報導職業婦女，勞動婦女，農村婦女，女學生，家庭婦女的實際生活狀況。
㊂婦女史實。

二、稿件須以通俗，清順，生動者爲宜；篇幅短小精悍，文長以千字到一千五百字爲宜；

三、字數方面有點限制，最多不得超過二千字。

四、來稿論文，雜感，報告，小說，詩歌，漫畫，木刻，照片，等均所歡迎。

五、來稿文責自負，用真名，筆名，均可，惟須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訊。

六、若有稿費，即出刊一律稿酬。

七、來稿請寄本報副刊編輯室「新婦女」編輯。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二〇期 業已出版

美國的危機及其他（國際評論） 蘇聯觀察者
關於希臘邊境事件的調查工作（萬隆柔村五月十二日在安理會上的演講）
奧地利的「國營」
捷克的經濟建設
捷克的土地改革 列斯喬斯基
捷克青年近況（世界各國青年動態） 捷克總理談話
「游擊報」是怎樣出版的 克雷莫娃
索洛陀夫尼柯夫 在北歐 愛倫堡
葉市謝夫 白與黑
梅特維傑夫 （插圖）蘇聯的神行太保

蘇聯文藝 二十八期 業已出版

要目
烏絲平斯卡亞 城的初生兒 磊然譯
巴若夫 礦山的名匠 戈寶權譯
法捷耶夫 青年近衛軍（長篇連載） 水夫譯
江布爾 歌兩首 北泉譯
法捷耶夫 日丹諾夫的報告和我們最近的任務 葆荃譯
基拉西莫夫 論藝術的任務 磊然譯

每冊售四千元